

关注

如何破局“剧本荒”——

正本清源

更新观念

回归常识

□本报记者 路斐斐

戏剧的创作发展,始终以剧本为根基,优质剧本是戏剧艺术立得住、传得开、走得远的核心支撑,更是推动戏剧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对“一剧之本”的深耕与重视,早已成为业内共识。2024年,中国剧协时隔十年举办全国剧本创作和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活动,以夯实戏剧高质量发展之“本”为核心,深入探讨行业创作核心议题;2025年,一系列国家级重要戏剧奖项与节展,更将“重视一剧之本”“鼓励十年磨一戏”作为评奖办节的重要主张,为新时代如何化解“剧本荒”难题打开了思路。

近日,《新剧本》杂志创刊40周年之际,举办以“传承·创新·对话未来——破局‘剧本荒’”为主题的座谈会。此次会议汇聚业内专家学者与创作者代表,围绕推动戏剧文学创作、培育青年编剧人才、营造良好戏剧生态等关键维度,对破解“剧本荒”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剧本荒”荒在何处

1985年,曹禺先生为《新剧本》杂志创刊号寄语,嘱托要在“新”字上多下功夫、多花气力;李希凡先生提出,愿杂志的“新”,体现在反映“新生活”、塑造“新人物”之上;于是先生期望,杂志能够始终采用各种办法同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读者的声音不绝于耳。四十余载深耕,从话剧《李白》《鸟人》《生死场》、戏曲《陆游与唐婉》《戏巫记》《马前泼水》,到舞剧《只此青绿》《破冰》等佳作,因创作者与读者对优质剧本的需求而生的《新剧本》,已刊发四千余万字、千余部优秀剧本。在持续助力中国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杂志亦深感,中国戏剧对好剧本的求贤若渴、对好编剧的翘首以盼,背后仍是“剧本荒”问题的客观存在。

对此,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表示,所谓“剧本荒”,更准确的表述是“好剧本荒”。时代从不缺平庸之作,缺的是能传之后世、载入戏剧文学史的经典力作。于戏剧文学而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一些恒久的价值判断维度是永远不变的;如深刻的思想性、深邃的文学性,鲜活丰满的人物塑造,生动感人的情节铺展,以及作品独有的诗情、诗性与诗意。纵观古今中外,经典戏剧作品必先成为文学的经典,这类作品既尊重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又能引领观众抵达真正的精神高地。

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忆及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新剧本》组织的创作笔会时谈到,无论四十年前还是当下,“剧本荒”都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饱含忧患意识的永恒议题。从剧本质量来看,优秀剧本的稀缺危机一直存在,它不仅与作品质量有关,也与戏剧评价体系和青年编剧人才的培养体系深度相关。比如,近年来,不少剧本扶持项目征集作品虽多,但层层遴选推出的剧目,未必能受到市场欢迎且能常演常新。另一方面,随着新演艺空间、新演艺形态的兴起,以及舞剧、音乐剧、杂技剧等多元戏剧形态的破圈发展,“新剧本”的创作生态虽更加丰富了,却远未跟上观众对多样表演艺术的需求,这也成为“剧本荒”的另一重表现。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教授麻文琦从“影响的焦虑”角度出发,认为“剧本荒”的出现,既源于当下创作与历史经典的对照,也折射出人们对戏剧未来的无限期待与美好想象。同时,在当下整体文化艺术生态与消费市场中,戏剧所占份额的相对有限,这也成为造成优秀创作人才流失、优质作品产出不足,进而进一步加剧“剧本荒”的客观因素之一。

破“好剧本荒”,先破“思想荒、审美荒”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还围绕当下导演中心制凸显、剧本遭随意删改、编剧地位边缘化等问题展开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唯有持续提升剧本原创力,增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从根本上维护创作的尊严,方为破解“好剧本荒”的关键所在。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表示,造成“好剧本荒”的原因有很多,更深层的原因是思想与审美的匮乏。若演出市场一味追求逐单一的“成功”类型,创作极易陷入题材重复、思想雷同的困境。他认为,好剧本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创作优质剧本如同在荒原种树,需要以专业的态度悉心浇灌、耐心培育;同时,好剧本始于有价值的问题探索,终于开放多元的思考表达。因此,当下应允许更多作品勇于冒险、大胆试错,不断拓展创作的边界,而非只生产安全却没有营养的“行活”。倘若戏剧失去最珍贵的思想性与思辨力,终将被观众摒弃,成为文化的荒漠。

“‘剧本荒’的概念不是指演出数量,而是针对‘高质量剧本’而言的。”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张先从观众走进剧场的核心诉求“赏心悦目”“获取意义”切入谈到,高质量戏剧作品不仅要为观众带来美好的舞台艺术欣赏体验,更要以剧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打动观众,让其获得丰富的在场、互动与集体观戏体验;从人类学层面来说,还要让观众在作品所讲述的未曾经历的人生故事与未知世界中,获得对人性的深度观察与剖析,编织起对美好生活的无尽想象与期许。因此,创作者应摒弃“雅俗对立”的认知,以艺术欣赏的平等性为前提,关注观众的实际需求,提升剧本质量。

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欧阳逸冰以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以及2025年剧作家黄维若获得第26届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同名话剧《屈原》为例谈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需要,“剧本荒”实则是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产物,是时代对创作者的鞭策、砥砺与召唤,因此创作者要以积极的心态不断去迎接和跨越新的需求与挑战,用戏剧思维去感知世界、表现世界、理解世界,不断创新,提升创作质量。他建议用优秀剧目去激发、培育需要戏剧的时代和观众。比如,近年来,北京人艺、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院团便依据观众需求与时代诉求精心策划演出剧目,搭建展演体系,成功培育了一批忠实的戏剧观众。同时,我们更需强化戏剧理论研究与评论工作,以专业的理论指引,推动戏剧创作迈向更高的艺术境界。

解决“人才荒”,激活戏剧生态活力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环境戏剧等新的演出形态持续兴起,这些演出在为戏剧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诸多挑战。如何通过扶持青年编剧、拥抱戏剧新形态,破解行业人才流失与时代发展带来的“人才荒”难题,也成为业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当下我们确实面临叙事的危机,碎片化、浅表化的内容常被用来吸引眼球,作为青年创作者更需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一味追求昙花一现的表层表达,不仅会稀释创作者的创作能力,也会麻醉观众的审美与认知。”越剧《新龙门客栈》编剧、青年策划人孙钰熙坦言,在人工智能已能撰写唱词、创作大纲的时代,编剧行业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舞台上属于“人”的部分,会不会越来越少?在“剧本荒”的背后,更亟待关注的可能是全行业的“人才荒”。因此,作为编剧,从创作的源头寻找那些“别人拿不走的、AI替代不了的、既私密又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既是培育戏剧希望的“种子”,也是数字时代创作者的生存之道。

“‘剧本荒’的本质就是‘人才荒’。戏剧事业如果没有人才的积蓄、没有代际的传承,整个生态就会陷入连锁式的荒芜。因此,必须持续深耕青年编剧行业的培养工作。”作为《新剧本》杂志原主编,编剧行林蔚然结合《新剧本》多年来持续开展的项目扶持与编剧培训等工作谈到,要破解“好剧本荒”“人才荒”难题,更需要创作者自身能始终保持深思、自省,始终坚持对戏剧的追求,始终葆有活力、坚守精神,能不断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当下、反映时代。

面对新大众文艺的浪潮和舞台艺术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新时代的戏剧创作者不能故步自封。好剧本的诞生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在剧本写作越来越高度专业化,批量生产能力越来越强的当下,怎样创作出与时代相契合的“大剧本”,是所有创作者都要面对的挑战。在张颐武看来,与40年前相比,有高度独立价值的传统戏剧的“剧本荒”今天依然存在,与此同时,作为年轻人热爱的相对小众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戏剧又充满活力。因此,“我们要以抓剧本、抓人才引领戏剧文化的发展,通过融汇各种相关文化资源,以戏剧的跨界实践产生新的可能,让戏剧更深入地融入当下社会的各个生态中,从而创造出新的发展前景”。

“解决剧本荒的根本途径在于正本清源、回归常识,高度重视一剧之本的重要性,大力培养青年编剧行业人才,不断优化创作环境。”陈涌泉希望,期刊平台、传播平台,要继续努力发现、发表更多优秀的戏剧剧本,努力为剧作家做好代言,成为戏剧文学的高地,维护好戏剧文学的尊严。

大家表示,破局“剧本荒”,需要从业者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信心,不断更新戏剧观念,从时代的发展面貌、观众的心理需求出发,建立起更加行之有效的创作演出机制,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带动更多的年轻剧作者,共同助力中国戏剧的高质量发展。

几年前,我接到了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的创作任务。60多年前,彩调歌舞剧《刘三姐》和根据它改编的同名电影就已成为经典,刘三姐文化也成为广西的一张璀璨的文化名片。

《刘三姐》是广西千年歌墟文化的必然产物。一代代地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人们“以歌言志、以歌传情、以歌会友”的民族性格,山歌已成为山地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文化积淀注定了《刘三姐》的诞生。它的成功,首先是歌谣文化的成功。

那么,《刘三姐》真正打动观众的是什么?应该是戏剧、电影中那些精妙无比的山歌,是那些充满民间智慧、无与伦比的独特比兴。比如,写忠贞不渝爱情的“连就连/我俩结交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写对爱情渴求的“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等,这些连珠妙语岂能不常驻人心、余音绕梁?这就是山歌的魅力。

既然《刘三姐》是不可复制、不能重复的“历史”,我们就需像尊重历史一样尊重它。我从原剧的故事、结构、人物和戏剧冲突入手,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找到了舞台剧《刘三姐》的历史局限。它诞生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刘三姐与豪绅恶霸莫怀仁的强烈戏剧冲突,搭起了一座可以充分展示绝妙山歌的故事平台。而剧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大多是扁平的、缺乏深层的内心冲突。剧中重要的对歌场面,还有对陶、李、罗三个秀才的嘲讽,也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可见,任何一部经典,都要经历观众与时间的双重检验,这是根本的标准。要创造新的经典,首先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已有的经典,既不能机械照搬,更不能随意编写。

我首先考虑的是故事、主题和人物的“重铸”。在今天新的语境下,我们该表现什么样的主题?通过什么样的戏剧冲突来体现对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等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戏剧如何准确地对此进行表现,从中发掘富有当代视角与人文情怀的主题?这第一步我想了许久,想到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思路。所谓“旧瓶”,就是牢牢把握歌墟文化千年不变的精髓,力图用山歌架起一座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搭建一座能引起当下观众情感共鸣的心理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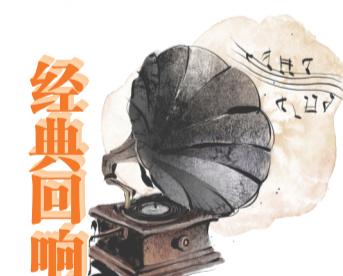
所谓“新酒”,就是新的故事与新的主题、人物和当代舞台的演绎。这个故事可以非常简单地用三个字“去与回”概括,在“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的故事中,写坚守家乡的“小歌仙”姐美,与为了梦想到远方拼搏的摇滚歌手阿朗之间的情感冲突;写姐美、阿朗和电商达人莫非三人之间极富现代色彩的情感纠葛。这其中自然也涉及到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乡愁”。我力图以寓言式的风格写出山歌对灵魂、对乡愁的召唤。当下,面对眼花缭乱的多元选择,每个人都应做出自己的选择:坚守家乡的姐美、不甘心“一辈子跟在牛屁股后面唱山歌”的阿朗、对山歌和姐美情有独钟的商人莫非,都有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碰撞,构成了全剧的情节主线和冲突主线。而创作之初,最先跃入脑海的两句歌词“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直接决定了此次经典重铸的力度。

当下的年轻人,喜欢把“诗与远方”挂在嘴边,至于什么叫诗,什么叫远方,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们在表现对人类命运、人类生存以及人该往何处去的思考时,这三种重铸就找到了依托,找到了冲突扭结的契合点,找到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新指向,也找到了人物刻画的心理依据,找到了主题提炼与升华的方向。

《新刘三姐》中的人物必须是当下的人物,是壮乡的新一代刘三姐,或者说叫三姐歌谣的传人。剧中的姐美就是这样的人。她是一个离不开家乡、离不开脚下土地的新时代的歌者,但她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新时代的女性。与姐美订婚的阿朗在城里大学毕业后,就像无数个心中有梦的青年一样,在漂泊中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当阿朗逃离订婚宴,让姐美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时,姐美决意要把阿朗找回来。在村后的相思林里,这对从小青梅竹马的玩伴终于相遇了,“红豆红,晶晶亮”的童谣在他们心中掀起了情感的波澜。“定亲”失败产生的巨大突转,为后面“去与回”的戏剧冲突做了很好铺垫。当姐美唱出“哥到远方把诗找/妹在诗中找远方”,阿朗的“走与回”给观众留下了一种期待和悬念。随着剧情发展,阿朗在城中的事业沉沉浮浮,内心的挣扎、乡愁的煎熬、灵魂的拷问,使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故乡。是姐美歌声的深情召唤,唤醒了他作为“歌王”后代的血性,唤醒了他精神世界的根和魂。

《新刘三姐》中,所有的人物、故事情节都与《刘三姐》本身并无关联。它的主题开掘和升华是寓言化、象征化的,是《刘三姐》所没有的。但是,没有《刘三姐》就没有《新刘三姐》,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两个戏的内在脉络无法割断,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歌墟文化精髓的自然传承,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旧瓶装新酒”和“本土母题”的“现代重铸”。

(作者系剧作家、现代彩调剧《新刘三姐》编剧)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雷佳和美国知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阿法纳西耶夫作为首场表演的见证人,为竞演表演带来专业解读。

这档节目离不开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的推动。作为节目的发起人,他是青年一代中哈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多年前,迪玛希初次来到中国,在一档音乐综艺中,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嗓音、高超的技巧与真挚热情的个性,一举夺得亚军。节目让他收获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喜爱。音乐无国界,对迪玛希而言,那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他与中国这片土地相识的起点。多年过去了,迪玛希始终怀着感恩之心与使命感。在《声起地平线》第一期节目中,他深情回忆起湖南卫视曾给予他的舞台。如今,他带着“让更多丝路音乐被世界听见、更多年轻音乐人被世界看见”的心愿重返这里,用他最熟悉的音乐,带领多国歌者踏上家乡故土,领略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风景与故事。

据了解,节目将以“到达即开唱”的落地竞演与采风后“在地竞演”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展开。首站从历史名城图尔克斯坦启程,途经里海之滨的阿克套、“苹果之城”阿拉木图,最终在充满现代气息的阿斯塔纳落下帷幕。在22天的旅程中,歌手们且行且歌,将沿途的风土、故事与情感淬炼成音符,用音乐书写大地,用旋律记录城市。这场以歌声为纽带的文化之旅,也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哈共创音乐节目《声起地平线》开播:

共绘一条流动的“声音丝路”

□本报记者 杨茹涵

随着一声嘹亮的列车轰鸣,一列满载音符与友谊的火车从远方驶来。这段用音乐铺就的旅程,汇聚了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意大利和塞尔维亚6个国家的8位歌手。他们让歌声引路,带领观众穿越辽阔的中亚大陆,用8场精彩演唱,在这片土地上绘就一条流动的“声音丝路”。

2月5日,由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国际合作司指导、湖南广电打造的首档中哈共创丝路文化交流节目《声起地平线》在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作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携手共创的首档丝路主题音乐综艺,节目还将在哈萨克斯坦同步上线,真正实现“一曲连两国,荧屏共此时”。这趟音乐之旅的缘起,正植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深厚的交往渊源。两国山水相邻,地域相连、人文相亲,拥有1700多公里共同边界,跨越2000多年的友好往来。从古丝绸之路的繁华商队,到共建“一带一路”的携手同行,两国间的深厚渊源与友好合作,为这场跨国界的音乐之旅提供了温暖的底色与坚实的

基础。

不同于常规音乐综艺,《声起地平线》将舞台搬至哈萨克斯坦广袤的自然与人文实景之中。舞台以黑胶唱片为视觉符号,静置于草坪与湖水之间。当歌手沿木桥徐徐走向舞台,就像唱针轻触唱片,一场由天地共同聆听的演奏就此开始。湖水的沉静、草坪的生机与唱片的深邃交织成一幅明艳的视觉画卷。舞台悬浮于水面之上,依托开阔的自然背景,弱化了人工舞台的厚重感,使音乐如同从大地生长、向天空蔓延,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声起地平线”的意境。第一期节目中,哈萨克斯坦歌手也是本档节目的发起人迪玛希以一曲《Fire (焰)》点燃了整个舞台。来自中国四川大凉山的拉丹珠、塞尔维亚歌手王子、哈萨克斯坦歌手努尔扎斯、中国青年美声歌手蔡程昱、意大利歌手朱莉娅·吉尔吉斯斯坦歌手努尔乔尔蓬、马来西亚歌手李佩玲以及中国歌手张曦匀依次登上竞演舞台,各展芳华。不同类型、不同唱法、不同风格的演唱打动了荧屏内外观众的心。中国歌唱家、



哈萨克斯坦音乐人迪玛希